

从合欢床上定下了唐朝命运的转折点

杨贵妃

一篇历史小说

路潞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何伟
路潞
著

杨 贵 妃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七月

(川) 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王 森

封面设计：老 马

版式设计：马 崧

杨贵妃

定价：13.98 元

作者：何炜 路璐 著 ISBN7—5411—1326—3/1·1243

1995 年 7 月 第一版 1995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数：1—10,000 册

印张：12 字数：250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华西医科大学印刷厂

目 录

序 美人初嫁	1
第一章 宫廷与相权之争	5
第二章 宠妃与太子东宫	20
第三章 花魂蝶影	36
第四章 寿王的温柔乡	42
第五章 骊山钗影	54
第六章 温泉水滑洗凝脂	69
第七章 太真观里的传说	77
第八章 霓裳羽衣舞	94
第九章 浪漫三杰：玄宗、诗仙、太真妃	109
第十章 风流长生殿	124
第十一章 与高力士为盟	143
第十二章 公主远嫁	162
第十三章 姐妹争宠	170
第十四章 贵妃独闯上阳宫	186
第十五章 杨家天下	198
第十六章 被逐出宫	209

杨贵妃

第十七章	安禄山拜倒在贵妃娘娘裙下	214
第十八章	宫廷与边关	232
第十九章	皇甫血案	246
第二十章	贵妃与国舅之间	267
第二十一章	春宵苦短	292
第二十二章	安史之乱	304
第二十三章	情天长恨马嵬坡	345
附：长恨歌传	366
附：长恨歌	369

序 美人初嫁

大唐开元盛世中一个暖风熏人的春天。

东都城南的尊贤坊南街栅前，河南曹参军杨玄激住所，十步一隔，整齐地排列着衣冠辉煌的皇家典礼人员。巡弋的金吾军士兵马蹄杂沓。绕宅而去的伊水，两岸开满了大朵摇曳的牡丹，浓郁的花香充满了上午明亮的街道，忙碌的杨府喜气洋洋，一支皇家仪仗队装点着风景，一阵嘈杂声之后，司仪官用歌唱般的声音唱道：

“维开元二十四年，岁次乙亥，十四月壬子朔，二十四日乙亥。皇帝诏曰：于戏，树屏崇化，必正壶闾，配德协规；允兹懿哲。尔河南府士曹参军杨玄激长女，公辅之门，清白流庆，诞钟粹美，含章秀出。固能徽范夙成，柔明自远；修明内湛，淑问外昭。是以先极名家，丽效藩国。式光典册，俾叶崑谋。今遣使：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李林甫，副使黄门侍郎陈希烈，持节册尔为寿王妃。尔其弘宣妇道，无忘姆训。率由孝敬，永固家邦，可不慎欤。”

在迎亲的鼓乐声中，新嫁娘出现了，婚典上的所有的人

杨贵妃

们顿时被一种清芬的花香和某种耀眼炫目的明丽的光所笼罩，一种令人窒息的芬香使人氤氲在恍惚的迷人气息之中。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他们在这一刻所目睹的奇迹，终将成为他们这一个世纪以及更为久远的历史不可抗拒的传奇而流传于世。

但人们在这种恍惚中，谁也意识不到关于这种美貌的传奇，时间将会以怎样的方式来演绎它的故事。人们只能睁大着眼睛，屏息望着这个天地精华方能蕴育出来的尤物。

这个十六岁的少女光洁的面庞发着微光，脸上带着孩童般残忍的纯真和无知，而她摄人魂魄的纯粹女人的艳美，在这明亮上午喧闹的街道中轻盈地穿过所有人的肺腑，烙下印痕，那种肉体芳芬和鲜艳闪亮的肌肤仿佛带着体温，暧昧地使人心神缭乱。这两种互相调和、互相冲突的性质象阳光一般自然的闪现在她身上令她显得神秘而狂热，而那种模糊不清，难以明确而令人不安的纯洁无瑕和天真烂漫，却又显示出这是一个人们从未见过的，无法想象的真正的蓓蕾初放的女人。

少女的步态是一种舞蹈者完美的步伐，柔韧，轻盈；背部腰部，骄傲，优雅，挺直，丰满的青春肉体仿佛渴望这种有节律的舞蹈般的款款而行。少女显得有点心不在焉，她似乎在聆听什么，没有用她深潭一般的眼睛四顾。蕴着笑意她仿佛只是在聆听着声音，似乎可以避开那些不由自主地追随着她的眼睛，而听见伊水的流动，牡丹在拔节和花开放的细微声音，以及蚊语和蜂乱的嗡嗡声。

街道与道路在阳光下成一种闪亮的奶油色；柳色的新绿被驳斑的阳光透射成灿烂的黄色，和深浅不同的绿玉一般；

序 美人初嫁

飘拂的柳在墨绿的牡丹叶子上闪烁；浅棕色的仪仗马长长的马尾摆来摆去，沾着太阳的光芒；内侍内敛的黄色在绿荫中象阳光较深的影子，快要融化般成为背景。

她全身是一种热烈的激动人心的半透明的樱桃红，阳光金色的圆点云朵般的光斑在她走动的柔韧步履中闪耀跳动。她不断变化着丰富表情，半眯着眼睛好象要避免招致和吸引这一瞬间太强的亮光和光辉，而在这个春日上的空气中希冀。一个甜蜜温柔的新娘，怀着幽深而惴惴不安的幸福，她什么也没注意，在她的眼中，全是色彩强烈的美丽光斑，还有那些闪闪发光，虚无飘渺，而无法捉摸的金色浮尘，与许许多多她熟悉的伊水，花香，篱笆和道路的气息，陌生的人群，马群粪便和杂沓的音响混合在一起，令她似乎也感到是在人群金色的车辇，喧闹的色彩和花红叶绿的反光中飘浮……

她要嫁给王子李瑁了。

关于他，她不想知道得太多。人们说这个王子是当今的皇上和他的宠妃武惠妃最为疼爱的儿子，在襁褓的时候便被封为寿王，极有可能立为太子，成为下一届的君王。不过这与她和她的青春有何相干呢？她只知道，这个温柔的王子在皇家繁多的订婚仪式中数次偷偷来看她。

她觉得新鲜又好玩，而她无缘无故地想笑的时候就总能发现寿王望着她的笑容发呆。这时那种笑意便愈加扩散，谁知道是欢乐溢于心呢，还是那种捉弄人的顽劣天性使她乐于观看一个风度翩翩、优雅高贵俊美的王子变得傻乎乎的神不守舍。

现在她成了他的新娘。她有些迷惑，又有些不解。在那

杨贵妃

些青色阳光的空间里看着飘浮的金色浮尘，她想她就这么跟着这一大帮从天而降的人们，吹吹打打地就跟随他了吗？

强烈的迷茫的阳光在她正前方的天空眩目地燃烧，远处的道路全淹没进这种迷朦的光线之中。

这是盛唐开元二十四年的春天。

新娘就是以艳而惊动了无数代历史，与中国黄金时代相伴而盛，又相伴泣血而绝的美人杨玉环。

正如白居易诗吟，此时她还刚刚是“杨家有女初长成。”长长的故事伴随着她的艳影将如翩飞的蝴蝶，扰乱无数代人的悲喜之梦……

第一章 宫廷与相权之争

最近，玄宗对宰相府的三驾马车有些心烦。

宰相张九龄清秀飘逸、博学多才、其风度、才华、正直以前受到玄宗多少赞赏与喜爱，可是如今，玄宗愈来愈觉得这个在文坛上闻名遐迩，在政坛上高执牛耳、绝明绝顶之人，是不是在人生上太多得意，有一些聪明得过了头了。

下午，玄宗在宫中安排了个小型宴会，专门招待中枢的三个宰相。

最先到来的是裴耀卿，他是最为守时的一个，也是工作最为努力，兢兢业业的人。他花白的头发和严谨的态度使他看起来既使人对他的职责感到放心，又在他的严肃和正直面前有所敬畏，他的气质远不如张九龄那么引他赞赏，但他确实是张九龄这种偶尔大而化之的书生宰相不可多得的有力帮手。玄宗自认为这对搭档是配得很好的。只是最近一系列的事情使之觉得有足够的理由打破这种均衡。

“你那只知更鸟现在怎么样？”玄宗关切的问道。

“很好，很好！”

知更鸟是裴耀卿家一只极出名的鸟儿，从三年前任宰相的时候，他就专门了这只鸟，给自己报时。他将这只鸟儿调

杨贵妃

教得极好，每天就放在家里大厅前的那棵大桐树上，一到初更，这只鸟便开始叫了起来，到五更，叫得更欢了，这时大群的鸟儿都受到引逗，全聚集到树上争相鸣叫，一时间把裴宅吵得天翻地覆，裴耀卿总是迎声而起办公上朝，到晚上鸟雀归巢，仍看文件。其勤奋努力，也随这只鸟儿而有口皆碑了。

紧接着来的是李林甫，这是唐玄宗自认为发现的一颗政治新星。他身高马大，脸上总是带着令人放心的蔼然笑容，关键是他广博的社会经验和一些特殊的谋略，让唐玄宗都感到有些莫测多变，而他完全从君王的利益考虑，忠心耿耿的特性又使他的谋略及关系处理各方面，都显得有益而不是有害了。

玄宗觉得李林甫有卓越的务实能力，极其冷静，讲求实效，不图虚名。他原来在国子监任职时，其大刀阔斧的纲纪整顿，把一个以松松散散，浮夸盛行为传统的最高学府，整顿得井井有条，得到了学生们的敬重佩服，一同为这位师长立了块德政碑。李林甫发现，严厉责问：“我李林甫何德何能，得以立碑？是谁想出的主意？”学生们吓得连夜磨平碑上的字迹。一时传为佳话，也深为玄宗注意。

他主张社会秩序不能由随意飘忽的人情来安排，而应靠确切可依的制度来确定，由此在学派上反对儒家的礼治，鼓吹法家的法治。他所辖工作，总是能妥贴地驾驭得了整个局面，且常常是无可挑剔，无懈可击。

虽然他从来没有高深的理论，象张九龄那样口若悬河，语惊四座，但其现实感和对各方关系的处理令玄宗觉得事务工作的管理与国家政务交给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玄宗最

第一章 宫廷与相权之争

近思考考虑的正是这个问题。

李林甫进来时面色发红，带着那种惯常的微笑显得干练而热情，精力充沛，恭谨地见过玄宗的后，又对裴耀卿满脸堆笑地点头致意。

裴耀卿咧了咧嘴，是作了笑意和回答。李林甫的笑容，玄宗并不知道在下面官员和李林甫的政敌眼里，是件可怕的事情。人们有这样的传说，他是“面有笑容，肚中铸剑”，是把“肉腰刀”，说不清他什么时候，用什么法子，就笑着给你一刀，让你毫无准备地就栽得起不来，所以裴耀卿见了他的笑容，才有点笑得有些僵硬。玄宗自然没注意到这些细微的过节。

正说着闲话，张九龄风度翩翩地出现了。带有飘逸神彩。

明皇眼睛一亮，感慨道：“我每次看见张九龄，都使我精神顿生。”

可以说张九龄的风度，是给明皇宠出来的。他刚上任的时候，明皇亲自主持了一次大型的经学和时务讲演活动，会中，他娓娓动听，纵横论事，高谈阔论，辩理剖旨，丝丝入扣，尽展风姿，压倒四座，明皇欣赏不已，赐一七尺高镶满珠宝的优胜椅，把众人羡慕得要死。而且以前朝臣上朝，乘马时，都是先把朝笏插到腰带里，然后再上马。张九龄身体弱不禁风，举朝笏太费劲，所以常常叫人帮他拿。明皇发现了，特地下令设笏袋，这笏袋的设置，就是从体帖张九龄开始的。

“可不，皇上就是宠张九龄！”李林甫接着玄宗的话茬儿，笑着对张九龄说道。

“这个笑面虎，老狐狸！”张九龄心里暗骂了一句，隐忍了没说什么，最近他屡屡受挫，莫名其妙地败给胸无点墨，谈论起公务来一塔糊涂，宛如醉汉痴人说梦的不学无术之士李林甫，心里既实在搞不懂，又窝着肚子气，而且似乎有点感觉到，表面上对他尊敬有加、欣赏备致的君主，只是对他的才华怀着敬意和欣赏，就象在欣赏一个玲珑剔透的花瓶或质地不凡的屏风，究多大程度上对他真心相待，信任有加，他感到有些怀疑了。

“喝酒喝酒！”玄宗兴致勃勃地提议。

席间，君臣随意交谈。

“现在河西地区据说相当不错，仓库充实，器械精利，他们的做法，陛下倒可以推广。”老老实实，一门心思理朝政的裴耀卿闲提起一个话头，自己没想到，正碰上了个敏感话题。

“对了。”玄宗想起来，“李林甫你的推荐虽然简单，但还比较中肯：天子用人，不必拘于学问，只要有才识就行。这个河西节度使牛仙客，勤奋，踏实，朴素，把河西治理得很有起色，朕想提升他任尚书。”玄宗转向张九龄：“你看怎么样？”

“我反对，”张九龄直言不讳，“尚书一般是用旧相，或者用提任过朝廷内外重要官职，有崇高道德和威望的人来担任。牛仙客一个边隅小吏，且不识书，一下子担任这么高的职务，恐怕不当，天下人会怎么议论？”

明皇沉吟了一下：“那可以先赏他实封。”

张九龄又表示反对：“实封是用来赏功臣的。牛仙客干的都是应该做的事情，谈不上有功。陛下想要奖赏他的勤

第一章 宫廷与相权之争

奋，可以赐他金帛嘛。”

明皇一时无语，张九龄道理上似乎在理，何况是喝酒时的闲谈。

“喝酒喝酒。今天艳阳普照，陛下该多喝几杯尽欢！”这次是李林甫提议。

玄宗瞄了他一眼，眼光中似乎有会意之感，玄宗确实想起了李林甫曾反映过的，不少人认为张九龄偏狭拘泥，意气用事，难以相处，原不以为然，其实感受起来，倒确乎不虚了。

“朕有几株名花，等开了，朕邀你们大家都来观赏。”

“君臣同乐，其乐也融融！”李林甫兴致勃勃。

“现在嘛，”玄宗四顾一望，“怕只有春寒之水可看。不过，池中鱼倒确是鲜活可爱！”

李林甫又接口道：“赖陛下恩波所养。”

这边玄宗笑而拈须，那边张九龄就有些忍耐不住了。他实在看不惯李林甫的那种俗不可耐的样子，奉承得让人肉麻，任性的脾气就有点直往外冒，又想自己忠谏诤诤，看起来现在却愈来愈不合玄宗的口味了，不由反唇相讥：

“池中鱼就跟陛下所用的人一样，只能点缀景致，作儿女游戏！”

这下在座者面面相觑，宴会不欢而散。

宴会散后，李林甫又返回要求谒见。见到玄宗，便道：

“皇上，臣考虑再三，觉得理应把我的看法说出来，所以转回。臣认为牛仙客就才能而言，是当宰相的料，何况尚书呢！”

杨贵妃

看看明皇赞同，又道：“其实官吏在位，关键是在有才识，何必要那么多学问！一个人就是读尽了天下书，论理头头是道，不会办事实干，什么用也没有。”

玄宗点头称是，以前他用文相用得很多，姚崇、宋璟自是难得的贤相，但后来一些文相，不是无才，很快被撤下来，就是太咄咄逼人，让人受不了。韩休就是一个，那段时间他自己不敢去打猎，不敢开宴会游乐，时时刻刻觉得在韩休的监视之下，一有点差失，进谏就来了，且不听不罢休。连自己形容都消瘦了下来。一游乐，必问“韩休知道不知道？”自然，韩休办事，他很放心，觉睡得安稳，也说过：“朕瘦了天下肥了”的话，但现在想来，天下肥也未必就非得那么苛刻君主呵！

“张九龄是书呆子，不识大体。何况天子用人，有什么行不行的！”李林甫的结束语自自然然地让玄宗接受了。

第二天上朝，玄宗正式提出：

“河西地区治理非常出色，朕准备赐牛仙客实封。大家可以议议。”

众臣纷纷议论了一下，多数似乎觉得没什么不可，皇上既已赏识牛仙客，有这个打算恩赐，也没必要扫皇上这个兴。也有心里犯疑的，因为牛仙客确实太没有资历了，但也只是暂时存疑，并未提出什么反对意见。

“陛下，臣认为此事不妥。”张九龄前一天上受挫，其实已经知道皇上的想法，但那似乎只是暂时议议，皇上既然在朝中正式提出，依他的聪明何尝不知皇上的偏向和意愿，但他自幼受正统儒家教育，明君忠臣的模式在他心中根深蒂

第一章 宫廷与相权之争

固，以他的正直，决不容他揣测君王意图而改变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于是重申自己的看法：

“臣认为奖赏只适宜于赐牛仙客金帛，而不是实封大官。臣反对。”

一口一个直言不讳的反对，玄宗勃然大怒：

“凡事都由着你吗？”

朝廷顿时一片肃然，只听见玄宗发出的声音在嗡嗡作响。

张九龄沉着气，跪下叩首道：“陛下不嫌我愚蠢，叫我担任宰相，所以，只要有不妥当的事情，臣自当把自己的意见全都说出来。”

明皇知道张九龄恃才傲物，什么人都瞧不起，不由讥讽道：“你是不是嫌牛仙客出身寒微呀？你自己是什么门弟？”

张九龄也不管皇上讥讽之意，就事论事地回答：

“臣出身岭南寒微世家，不如牛仙客是出生在中原。但是入中央机关，负责起草诏令已经多年了。牛仙客不过是一个边疆小吏，不识文墨，如果任命为大官，恐怕难以服众。”

明皇心想，文人果真如此，意气用事，自视清高，难怪人家要说不识大体，失于偏狭！但这些话当然不能当廷说，所以忍了忍什么也没说，下令休廷。

没有多久，诏书下来，明皇赐牛仙客爵陇西县公，食实封三百户。

百官私下议起此事，都已认为张九龄和李林甫较着劲儿已经摆到台面，但是张九龄在明处，李林甫在暗处，形势对他很不利。张九龄自己也有所认识，诏书下来，倒没性子象以前那么“净谏”了。

李林甫最厌烦的就是张九龄这号人。目空一切，危言耸听，自以为是，口若悬河，似乎天下的一切都让他们懂完了，任他们铺排，而且还得照着他们的那种理行。其实这茫茫大千世界谁是正理谁是歪理？辽阔的学问是最可憎的东西，既不适用，又摆着那付难看的花架子，他李林甫一定要让这种人吃吃苦头，看究竟是所谓“正”的、还是斥为歪道的，谁赢谁输。

他李林甫出身高贵，门第不低，却正因为是宗室的远支不能入科举。不过如果他参加科举，也毫无用处，他既无太多兴趣，也无那个才能对那些古代死人的著作烂熟于胸，谈经论道。或者风花雪月，吟诗填词。他只是粗通文墨，他以为足够了，但周围无数所谓才子墨客，屡屡加以轻蔑与白眼，这在以前一直令他极为恼怒和仇视，不过现在他不了，他有足够的力量比这帮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出色。

面前只有一个对手了，就是张九龄。

其实也不仅仅是出于这个原因。作为一个政治家，要爬到可能的最高位谁都知道必须一一击败所有的对手。

他要引拨牛仙客，是要用这个名不见经传而有实绩的边疆胥吏来冲垮这个不可一世的张九龄牛仙客据他观察，是可以把握的人，引拨牛仙客成功，就可打通仕途，直至最后达到垄断相权的目的。

机会有的是，张九龄和老裴都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总有个什么正理，而且太以天下为人情，而对君王的利益和需要太苛刻太置若罔闻了。其实国家天下和君王如何能分？又怎能把它他对立起来？天下应严格绳之以法，而君王则还是顺着毛毛摸好。